

藏着的 关中

秦人百相

Hidden in the
Guanzhong

胡武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胡武功 / 著

藏着的关中

——秦人百相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着的关中, 秦人百相 / 胡武功著. —西安: 西北
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604-3418-6

I. ①藏… II. ①胡… III. ①陕西省—概况②文化
史—陕西省 IV. ①K924.1 ②K2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3369 号

藏着的关中——秦人百相

胡武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8303313 88302590)

<http://press.nwu.edu.cn> E-mail: xdpress@nwu.edu.cn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5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86 千字

ISBN 978-7-5604-3418-6 定价: 56.00 元

序言 / 民间关中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陈忠实

打开中国历史教科书，便打开了关中。便走进关中。便陷入关中。在历史的烟云里走了几千年，仍然走不出关中。

我从蓝田猿人快活过的公王岭顺灞河而下不过 50 余公里，便踏入姐妹河骊水边上半坡母系氏族聚居的村落，大约 1 个小时就走过了人类进化几十万年漫长的历程。我以素心净怀跪拜在人文始祖黄帝陵前的时候，顿然发现开启一个民族智慧灵光的祖先，仅仅拥有如此少的一抔黄土。面对周人精美绝伦的青铜制品，无法想象一个火炉如何冶炼得出如此复杂深奥的化学命题。作为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首都的长安不说也罢，单是东府一个小小的骊山，便可当作一部鲜活的历史来反复咀嚼。

火山骊山窒息死灭之后，在山脚留下一汪上好的温泉。这股温泉不经意间浸染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教科书。戏弄了诸侯，也戏弄了周王朝的骊山上的烽火台，尚未火熄烟散，始皇帝就在山脚下修筑地下宫殿以及陶制的禁卫军方阵。短命的秦王朝的惨痛教训，丝毫不妨碍近在咫尺的温泉里君王和贵妃的人生快活，压根不知百余公里外的马嵬坡等待他们演出生死离别的一幕。恰似在这个烽火台下秦皇陵侧与残留着贵妃凝脂的汤池窗户斜对的五间厅里，蒋介石带着温泉的余热慌不择路的逃到山坡上，隐伏在北方寒夜冰冷如铁的一个凹坑里。这一夜的这一声枪响便注定了他 13 年后逃往海上的结局。那个隐藏过他的骊山上石隙里的凹坑，却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完成转折的一个关键性符号。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上几位在骊山下在温泉里演绎过兴亡故事的角色，似乎谁也没有在得意的时候“注意”到前者在同一地点发生过的“历史经验”。今天，当世界各地男女涌到骊山下来游逛的时候，未必一定要去“注意”“历史的经验”，却也不至于发出“都是温泉惹的祸”的戏言吧。

一个古老民族的大半部文明史是在关中这块土地上完成的。历史教科书提供的资料，无以数计的遍布地表和地下的历史遗存，无论怎样翔实怎样铁定的确凿，却都不可避免时空的隔膜和岁月的阴冷。即如唐墓壁画的女人如何生动艳丽，即如兵马俑的雕像如何栩栩如生，你总也感觉不到一缕鲜活。当这些主宰着历史的统治者贪恋一池温泉醉生梦死的时候，关中民间的生活秩序和生活形态是怎样一幅图景？教科书和遗

存中几乎无存，我只能看到生活演进到上个世纪几十年来关中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形态。最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以前所未有的真实的高速度发展的时候，曾保存着体现着的原有生活图景、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正在加速消亡。更多的浸淫着思想文化以及由此透见的关中人心理形态的戏曲、演唱、歌谣、婚丧礼仪等等，都在加剧着变化，加剧着消亡。我在儿时甚至延续到青年时代的许多如牛拉的石磨、石碾一类的东西早已停转了，即使今天乡村的孩子也不可理解麦子怎样经过石磨变成了面粉。

摄影家胡武功先生无疑是最敏感到生活的这种变化的先觉者。几十年来追踪生活骤烈的和细微的种种变化，把新与旧的交替留在了自己的心灵底片上。在基本普及了机械收割和脱粒的关中乡村，《光场》的场面已经稀少难见，而这仅仅在10年前的小麦收割上场之前，还是遍布关中乡村的生产图象。《麦客》里麦客也正在消失，这个汉子挥舞镰刀的姿态定格为一个历史的雕像。我可以听见杀断麦秆的脆响，可以感觉到镰刀下卷起的风和微尘，健牛一样韧劲的脖颈和刀刻一般的口鼻，比任何舞蹈家苦练的舞姿都优美百倍，比任何雕塑大师的金牌雕像都要震撼我心，一种生活原型的自然美是无法取代难以复制的。即将出场的《社火》，梳妆完整只待出门的《新娘》，我在看到一缕羞涩掩饰不住的欣喜的同时，似乎能感知到心跳。《皮影》的幕后操作的架势，《哭坟》里儿女的痛心裂肺的表征，都使我直接感知到生活真实的进行形态，也一次又一次的感到真实生动的艺术力量的撞击。

以沉重的体力劳动为主的关中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加剧变化，带有浓重的地域特质和周秦汉唐文化色彩的民间文化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从秦代一路犁过来的铁犁终止在小型拖拉机前。被农民挥舞了几千年的长柄镰刀被收割机械代替了。大襟宽裆的衣裤已经被各色流行服装替换。电视把乡村传统的社火、戏曲、木偶、皮影毫不留情地排挤到冷寂的角落，甚至改变着年轻一代的语言习惯。这是一种进步，一种胜利，一种新的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我还是动情于那种替代过程中的差异，一种习惯了的又必须舍弃的依恋，一种交织着痛苦也浸润着温馨的情愫。

敏感而先觉的胡武功朋友，许多年来专心致志于关中乡村的这种生活演变，捕捉到了堪称历史性的告别的生活画面，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今天民间关中的生产形态和生活形态，感受到在周秦汉唐的古老土地上生活着的关中人的心理形态，肯定为未来的史学家、民俗学家包括作家、艺术家了解两个世纪交接时代的民间关中，提供了一幅最可信赖的原生资料。

我便说，胡武功不仅是敏锐而先觉的摄影家，更是一位富于历史眼光和人文意识的思想者。

卷首语

熟知历史的人，都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按两条线索传承下来的，一条是“官文化”，一条是“民文化”。由于中国长期推行集权体制，并且在数千年的漫长过程中得以不断巩固与完善，文字、言说的权力都控制在“官”手中，于是历史便成了“官”们的历史，文化也就成了“官”们创造的文化。在现存的大量文献以及伴随考古出土的绘画、雕刻中，人们看见了越来越完整的民族“精英史”，其中少有普通百姓的颜面和身影。即使在传媒高速发展与普及的当代，文字所述、镜头所对、影像所录的主体也大都是政要与显贵。“民”们虽然上不了史书，进不得大雅之堂，但就我的体验与认识而言，中国的华夏文明史、正是大众百姓所孕育的。大众百姓的“民文化”，早已渗透在地域的百姓日常生活中，渗透在他们的起居、劳作和礼仪交往中，甚至是以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一代代沿袭下来。比起官文化，“民文化”没有那么严密与精到，却无比鲜活，充满生命力。这正是我30年来把相机镜头对准已物质形态化的“民文化”的机缘与动力。

/ 目 录

城市	/ 1
民居	/ 89
秦人	/ 111
麦客	/ 142
民工	/ 181
后记	/ 203

城 市

在中国古代，城可说是兵营的别称，市指以物换物的地方。住在城市的人，除少数奴仆、工匠外，大多数为军人和被称为“国人”“君子”的官僚统治者以及有钱的商人。所谓城市，即军事设施和商业交易区的结合。穷苦奴隶、农民全部住在城外郊野之中，被称为“野人”“小人”。城市集中了芸芸众生创造的所有财富，又是统治权力的中心。因此，城市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和造反的奴隶、农民起义军争夺的主要目标，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也就在数千年的你争我夺中形成了。

关中以西安为中心，被分为东、西两府。东府又以渭南为中心，在周边建立了华县、潼关、蒲城、韩城等城市。西府则以宝鸡（古时指虢镇一带）为中心，四周建立有岐山、扶风、凤翔、千阳、陇县等县城。这些县城的名字，通过《封神榜》《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书籍和传统戏剧的传播，早已家喻户晓，名闻天下。

西 安

西安，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古时，它不但是关中的核心，还是



中国的核心。630 年以前西安名叫长安。长安在秦朝时只是咸阳的一个乡聚，因秦始皇的弟弟在那里被封为长安君而得名。因此，司马迁认为长安是咸阳的一部分。从实际地理位置看，秦都咸阳与汉城长安仅一河之隔，而秦阿房宫与汉长安城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总之，无论咸阳还是长安，都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曾经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都曾经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

我曾经与友人在《四方城》画册中，用一幅幅照片，从一个侧面再现了 20 世纪末西安的人文市井风貌。后来，我又在《西安记忆》一书中，对这座现实的古城做了图文并茂的记述。我称西安为“四方城”。四方城是农业文明追求稳定性的外在表现。因此，四方城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象征。我的朋友赵良先生说：“应该再加一句，四方城也是千百年来专制王权和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的象征。”这个补充没错，看一看北京的紫禁城，我们真切地、极端物质化地感受到专制王权和与之相对应的等级体制。2000 多年前，秦始皇在阿房宫中把后人想要做的事情都做过了。自秦始皇以后的所有英雄豪杰，都未能跳出秦始皇设计的政体蓝图，他们充其量只是做了添砖加瓦的完善工作而已。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灭六国后，曾把各国的宫殿一个个复制在咸阳城中。可以想见，这使咸阳变得何等丰富、宏伟与壮丽。很可惜的是，这些建筑都未经得起岁月与战火的考验。唐长安城规模更加恢宏，也没能留下来，只有大雁塔、小雁塔还映现着一些当年的气势。历史上，西安市容的较大改变是在民国初期。当时，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张凤翔照搬日式建筑格调，在东大街两边修建了木质结构的两层洋楼。以后其他大街陆续仿建，形成古朴的西安城市风貌。

20 世纪 90 年代，老西安从根本上实现了壮丽的消亡。建筑材料革命性的改变，使传统土木建材被永远遗弃了。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典型地体现着农业文明的老西安，从关中大地上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虽然失去了民族地域特色但却比较紧跟时代发展的新型城市。这对于贫穷了太久的西安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而对于人文学家和寻古而至的欧美游客，则是一件憾事。

城市是人对自然地理气候适应和把握的结果，是人文形态的物质化体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人类历史性的成果理应受到保护，人类现实性的创造更应受到尊重。我曾多次应邀在电视节目中谈论自己对西安这座现



代化的古都的认识，我除了从史书中认知古代西安外，更重要的是亲自经历、目睹了西安 60 年的变化。我的总体结论是，西安的基调是灰色的。灰色是多种亮色的积淀，灰色是厚重的，灰色也是耐脏耐蚀耐看耐读的。

当我们从灰色的四方城中走出来，无论是通往咸阳国际机场的北经济开发区，还是南郊的大学城区，抑或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都是以崭新时髦的身姿矗立在古老的四方城的周边。尽管这些建筑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们却是西安彻底告别千年农业文明的标志。

在我的记忆中，60 年来，西安人先后经历了拉风箱、燃劈柴和烧煤饼、煤球及蜂窝煤，进而使用天然气的过程；西安人经历了出门步行、驾牛车、乘卡车、骑自行车直到坐飞机、购买私家小汽车的过程；西安人经历了少油缺粮、排队挤戏院的过程；西安人经历了上山下乡、回城失业、赚钱购房置家产的过程；西安人经历了从讴歌工厂黑烟是水墨画的大牡丹，到治理各种污染而乏力的过程——我们看到，西安人从油毡棚、四合院走进单元楼，从泡馍馆走进麦当劳，从大澡堂走进桑拿房，从影剧院走进夜总会，从象棋摊走进高尔夫球场，从自在、闲散走进紧张、浮躁——总之，包容性极强而又集体健忘的西安人渴望现代化、追求现代化、享受现代化，而现代化却正在

悄悄地把他们带进自己理想的反面。

现实的西安是一个拆的西安、建的西安、变的西安。

渭 南

渭南，早在公元前 360 年先秦时就设县制，是东府的中心，唐代杰出诗人白居易就诞生在这里。在渭南的华县，还出过中兴大唐的名将郭子仪，他戎马一生，奋战 60 余载，身系大唐安危 20 余年，史书称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不疑”。渭南以北的大荔沙苑，东西长 80 公里，南北宽 30 公里，是关中门户的天然屏障。魏晋南北朝时，高欢进攻西魏，与宇文泰在沙苑决战。宇文泰命将士留辎重于渭南，仅带三天粮草北渡渭河，充分利用沙苑地形，伏兵作战，以少胜多。最终杀敌六千，俘虏七万，大获全胜，不但保住长安不失，而且夺取了东魏的十多座城池。从此东魏失掉优势，再也无力攻打关中。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渭南华阴县人，虽然杨坚采取阴谋杀戮的手段，篡夺北周帝位，自称隋王，但总算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动乱，使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



有趣的是，上边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大都是被史书称为“五胡”的少数民族。白居易出身龟兹胡人，宇文泰是羌人，杨坚则是拓跋鲜卑人。关中自古以来便是一块开化、兼容的大地，关中汉人又是一个极易同化胡人的民族。尽管魏晋南北朝的360余年间，各民族不断入驻关中，以至于五胡已成为关中上层人口的多数。但当他们与关中汉族混居通婚融合后，很快就被先进而具有魅力的汉文化所征服。而那些不愿接受汉文化而极力维系自己独特习性的“反抗民族”，统统被赶到人烟稀少、贫困闭塞的山区了。

渭南是出大人物、干大事业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渭南以北56公里的蒲城就出了这样两个人物。人们常说，陕西人的性格生、冷、硬、倔，这也是蒲城人的特征。正是这种性格使他们敢作敢为、顶天立地，尤其在民族危难、社稷沉浮的关键时刻，更显英豪本色。1844年，任清廷军机大臣的蒲城人王鼎，坚决反对议和投降，支持林则徐禁烟，抗击英军入侵。但他的主张受到议和派的攻击，得不到道光皇帝的采纳。在保林不成，议和声甚嚣尘上之际，王鼎以死相谏，自缢于圆明园。无独有偶，1936年，当中华民族再次受到外族入侵，面临国破家亡时，蒲城人杨虎城联合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一个死谏，一个兵谏，最终他

们都以满腔热血铺垫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

距渭南 82 公里的潼关，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扼守秦、晋、豫三省要冲。黄河在潼关原下接纳渭水后，欢快地吐出了被挤夹在秦晋峡谷中的闷气，展筋舒骨向东一拐，浩浩荡荡直奔大海。秦岭粗壮的尾巴横在黄河南岸，把河南、山西、陕西由此分成三省，使潼关成为北上东进的交通要地。

潼关城北临黄河，南依秦岭，东有禁沟，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从秦代开始，历经汉、唐、明、清，为加强防守，从关城顺禁沟西沿到秦岭蒿岔峪口，修筑了 12 座烽火台并连接为城，俗称十二连城。十二连城旧址至今犹存，台墩宛在，高约 7 米，直径 10 米。潼关是历史名关，以险著称，有史以来发生在这里的可考战争多达 40 余次。唐末黄巢起义，突破潼关天险直捣长安；明末李自成在这里与官军进行过著名的南原大战；日本鬼子虽然船坚炮利，却未能突破潼关屏障，只好站在风陵渡边垂涎关中。

1992 年，我与朋友考察渭河时，首次来到这著名的关城。关城建在禁沟与十二连城的北头，滔滔黄河三面环抱关城。据说，因黄河水直冲关城，百姓又称之为“冲关”，潼关称谓因此谐音而定，但也有说，是因黄河水整日冲击关城，发出“潼潼”声响而得名。

潼关古城因地势顺山顺河建造，城墙蜿蜒盘伏在黄河边的土原上。一条深约 30 米，仅容 1 人 1 车通行的黄土峡谷，连接着关城的东门。人行其间，仰望是悬崖峭壁一线天，俯看是滚滚黄河浪拍岸，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潼关城墙原是用青砖砌裹的，可当时我们看到的关墙已是破落的断垣和黄土柱了。当我们从老县城一座座民房旁走过时，才发现那一块块留有枪伤箭痕的墙砖已被用来堆砌居民的家院和猪圈了。

城市是由金钱堆砌起来的，改革开放初期到 1989 年，不到 10 年工夫，一个老潼关消失了，高楼林立的新潼关冒了出来。潼关有丰富的金矿，已建成的 9 个黄金选矿厂，每年出产黄金居全省之首。有钱了，招徕美女如云。霎那间，歌厅舞厅餐馆饭店林立，县城陡然繁华起来。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久违的黄金矿石终于从秦岭深处放射出诱人的光芒。在相关政策感召下，一时间引来无数淘金者。金子与荣兴、败落、幸福、痛苦、生存、灭亡紧紧连在一起，演出了一幕幕潇洒而悲壮的人生活剧。

从潼关出发向东而后向南，一条长 10 多公里的简易公路把我带进排列着红楼绿瓦的小镇。玻璃门窗在寒林中时隐时现，简直像高级别墅或疗养院。这就是因黄金而出名的桐峪镇李家村，一个由最普通农民新居组成的

20 世纪 80 年代关中大地上自然村。55 岁的金农杨富海大大咧咧地对我说：“有了钱，就能使人活得旺起来！”他 17 岁参加工作，当供销社的职员，没多久赶上 1962 年的大饥荒，因吃不饱肚子辞职回家务农。改革开放后，他凭着过去经商的经验 and 关中农民少有的精明，在政策允许的范围里几经折腾，终于靠淘金起家，发达起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他说，“想当年，潼关的港口镇是全县最富裕的地方，不就是靠黄河吗？”当时，杨富海靠着横卧在自己面前默默无语的秦岭山石，挤进先富起来的行列。当他掏出大把大把钱币为乡亲办学、修路、盖敬老院时，当他一口一口猛吸红塔山牌香烟时，他地地道道、实实在在地感悟到了秦岭山石的价值。

但是，黄金却使另一位走向深渊。潼关县原黄金局局长上任两年后，大概因一时疏忽露了马脚，在洗金矿的水缸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他的问题不很大，最多一两万元。”杨富海对我说，“不值得死。败了住几年大狱，出来重新干嘛！”在黄金面前穷怕了的人被坚决地异化了，走向人性与价值的反面，为金钱损伤身体进而丢掉性命的绝对不止黄金局局长一个人。

秦岭山下多柿树，时值深秋，金灿灿的柿果挂满枝头。尽管人流来来往往，但没有人向柿树多看一眼，更没有人像过去那样再为一个柿子与人发生

纠缠不清的争吵。是黄金的诱惑使人看不上这蝇头小利呢，还是自然之果没有打上人类自我奋斗与创造的血汗印记，而失去了它的魅力与价值呢？反正这些果实随着阵阵寒风，又回到滋养它们的土地中去了。

韩 城

韩城，是中国一座文化历史名城。夏商时以龙门代称，隋初置韩城县。龙门为神话传说中大禹治水疏导黄河所开，至今在黄河边有禹王庙遗迹。龙门自古是战略要地，唐初李渊起兵反隋，即由龙门过河攻入长安；明末，李自成率军由龙门东渡黄河直取幽燕；抗战时，八路军也是从这里东渡黄河，深入敌后。最令韩城人骄傲的是，这块土地孕育了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述的《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

在韩城的南原上，有一条建于战国时代距今 2000 多年的魏长城遗址。战国时期，魏国有东、西两条长城，东长城在今河南省郑州市附近，西长城在今陕西省关中东部。西长城南起华阴市华山玉泉院西北麓的朝元洞，依地